



神所賜、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

And the peace of God,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,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.

4

文／梁筱蘭 圖／尚仁

因祢是我的神

以後你還會遭遇許多的困難，你要記住，……我是你的神，我永遠與你同在。

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小妹來自一個傳統信仰的家庭，又從事生物研究，對於基督徒口中又真又活的神，我認為多半出於「自我暗示」，而基督徒的熱心，也被我看成是直銷式的狂熱。所以曾經有位我很敬重的大學教授想帶我去教會，我也想辦法推託。她只好對我說：「也許你現在還不能相信，但如果有一天你遇見極大的困難，大到這世上沒有人可以幫助你，你還可以向天上的父求，祂會聽你的禱告，因為祂是我們的神！」

直到在患難中遇見神，儘管不配，神卻從高天伸出手來，懷抱著我丈夫仲毅、牽著我的手，走過死蔭的幽谷，並領我們到寬廣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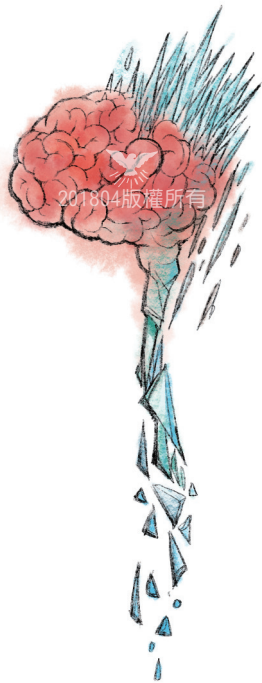
風聞有祢

2004年小妹和先生粘仲毅在紐約大學攻讀生物博士學位，雙份的獎學金讓我們生活無虞，雖然有許多挑戰與壓力，但也很新鮮、很興奮，完全不知道人生最艱難的旅程就要開始。

11月感恩節前夕，仲毅在短短幾天內從頭痛、發燒，變成失智、全身性癲癇，先後被送至紐澤西及紐約知名醫院，歷經急性腦脊髓炎、昏迷、癱瘓，到必須氣切，倚賴呼吸器、鼻胃管維生。期間醫院進行了無數檢測，只知道仲毅一開始罹患了病毒性腦膜炎，卻無法檢測出是何種病毒，又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病情急速加劇，成為致命性高的急性腦脊髓炎。對於先生是否能夠存活，他們沒有把握，就算醒了，也可能成為植物人或嚴重的腦部損傷，因為腦部斷層已經看見許多彌漫性白點。那時的我只能寸步不離地守在仲毅身邊，不吃不睡，深怕他的生命在瞬息間消散。我好像突然深陷一場無法醒來的噩夢，又像突然從雲端被推下深淵，不停墜落，卻沒有盡頭！



絕望的我，腦中浮現多年前老師說過的話，於是我跪下來哭喊：「神啊！如果祢真的在，可不可以來救我們！」哭完只覺得這是情緒的發洩，於事無補。回到病房我突然有種衝動，一定要打電話給仲毅在淡水的姐姐，儘管正值臺灣的深夜。姐姐一接起電話竟然開口就說：「筱蘭，你真的打電話來了！」原來在仲毅生病初期，姐夫在淡江高中的同事（淡水真耶穌教會的劉邦幸長老）看姐夫很是憂愁，便透過在紐約的弟弟（劉邦福弟兄）聯絡了伊莉莎白教會的周俊宏傳道。而周傳道一直聯絡不上我們，直覺我們可能出事了，就在我打電話的兩個小時前，輾轉聯絡到仲毅的姐姐，姐姐告知仲毅已病危，但不清楚我們在哪間醫院。隔著半個地球，傳道邀大家一起跪下來禱告，祈求神讓我打電話回臺灣。原來在我還沒有叩門、未曾祈求尋找，神已然為我打開恩門。我也很感動，竟然有人願意為陌生人，付出這麼多



心力。當晚傳道來的時候沒有多說，給了我幾本福音小冊，使用我聽不懂的話為仲毅按手禱告，我聽了有些害怕，心想這不會是什麼怪力亂神的教派吧，但內心卻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叫我要相信祂。

親眼見祢

此後代禱的消息傳開，除了周傳道，紐約皇后教會的胡真盛傳道及兩地教會的弟兄姐妹紛紛來到醫院，或幫助禱告、或親切安慰、或教導真理。有一位姐妹，見到我時放聲大哭，直說怕來晚一步，接下來的一百多天每夜以電話陪伴、禱告。還有幾位長輩待我們如同至親，那年風雪甚劇，一次次地來探望，甚至禁食代禱。因為他們的愛心，在異鄉孤苦無依的我，開始有了希望，也才開始認識神，但我對所謂的聖靈及靈言禱告還是非常存疑。於是我向神祈求：「神啊！請原諒我不認識聖靈，但我學科學，沒有體驗我很難相信，如果聖靈真的那麼重要、真的是應許，請讓我體驗聖靈，讓聖靈幫助我的軟弱，親自用說不出的嘆息為仲毅禱告！」出乎意料地，突然有股力量如活水江河自腹中湧出，舌頭自己跳動起來，不住禱告，就如《使徒行傳》描述的一樣！原來真的有神，真的有聖靈！往後只要仲毅有危險，聖靈就催促我用靈言禱告，我也時時禱告、處處禱告，禱告就有信心、禱告就有力氣、禱告就看見光照。同時我也覺得聖經似乎向我打開，未得聖靈之前，我連唸《創世記》都有困難，得了聖靈之後，我讀聖經，覺得每一字都是真的，每一句都帶著力量，每一句都是應許。



神所賜、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

And the peace of God,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,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.

靠主得平安

更奇妙的是，後來醒轉的仲毅，竟然聽見不信主的我正在禱告，而且他知道我是在用靈言禱告，儘管過去他也從未聽聞，那一刻，他立即相信有神。這原也是耶穌的慈愛，試想，一個人如果醒來發現自己不能呼吸、全身癱瘓會有多驚慌，但神卻讓他知道祂的同在，於是仲毅也學會在身體病痛或內心哀傷的時候求告神。

但隨著時間的增加，醫院漸漸地對仲毅的情況感到束手無策，因而要求對仲毅進行腦部切片，並說服我簽下手術同意書。手術當天早上有位信主的阿姨打電話給我，她在禱告中覺得神不喜悅此事，仲毅只是白白受苦；但同意書已簽下，我如何能阻止手術的進行？她說：「不要怕！我們求神阻擋，神若不允許，他一根頭髮也不許掉，一根骨頭也不准斷。」

結果原本預定上午十點的手術卻一再延後，直到下午一點半才有人來做術前準備，隨即發現仲毅開始發燒，奇怪



的是在一點的例行檢查時，他還未曾發燒。兩日後，神經科醫生再次提議要切片，認為再等下去，仲毅的情形也不會有改善。為了強調他的主張，他隨即要求仲毅舉腳，沒想到原本癱瘓的仲毅，竟將兩腳輪流舉起，醫生大為詫異，只好決定手術告停。我聽了很高興，以為仲毅的狀況已有改善，豈知事實上他仍然無力舉腳。這是神奇妙的安排，要讓手術取消，免去他的痛苦。

就在全心倚靠神及弟兄姐妹的扶持下，仲毅以奇蹟似的速度恢復，往後三個月的復健，又是一段恩典的道路，他像孩子一樣，重新學會呼吸，學會進食站立，學會走路。

2005年三月我們回到臺灣休養，同年四月於松山教會受洗歸入神的名。而松山教會的弟兄姐妹同樣以愛心扶持我們，每次聚會結束還為他特別禱告。當時由於仲毅的神經受損無力自行排尿，必須仰賴一天四到六次的人工導尿，醫療器材的耗費及導尿的痛苦讓我們遲遲不敢返美繼續學業。仲毅常會因

此而鬧脾氣，有一次甚至說他不知道自己活著好，還是死較好，在下次安息日聚會的禱告中，我很傷心求主幫助仲毅。禱告後溫琇茹姐妹眼眶帶著淚水來找我，要我不要灰心，粘弟兄一定會好，因為她在禱告中看見主耶穌快速地走向仲毅，為他按手禱告，既是主耶穌親自醫治，必然能夠痊癒。

我一方面再次覺得卑微如我們，主耶穌竟然如此眷顧，另一方面也大受激勵，當時我預備在松山教會七月的福音茶會中見證，於是我向神祈求仲毅能得醫治，增添我見證的信心。就在我開始準備見證時，才寫了兩行，仲毅忽然驚覺地上有一灘水，這是八個月以來仲毅第一次可以自行解尿，自此不再需要導尿。我們深深感受到原來能呼吸、能進食、能解尿，這些看似平常的事，都是出自於神的恩典！

2005年9月我們回到美國繼續學業，起初因著仲毅身體仍然虛弱，時常擔心他是否能夠勝任繁重的學業。一晚有位韓國學妹和她的先生來訪，因為他們也是基督徒，便一起為仲毅禱告，神憐憫，讓學妹的先生聽到聖靈說：「孩子，我從你躺著的時候，我就一直站在那裡看著你。」我一聽到這句話就哭了，過去在醫院每晚探訪時間結束，我都很害怕離開仲毅，我都是這樣對神禱告，求神一定要在那裡看著他，千萬不要讓他墜落。

「以後你還會遭遇許多的困難，你要記住，我當時怎樣看著你，以後也會是這樣看著你，因為我是你的神，我永遠與你同在。」十二年過去了，我們的確又遇到許多困難，但我們也持續在每一天經歷神。而每次我們有困難，神就會藉著聖經、講道，或弟兄姐妹的手，送來這幾句話，不斷地提醒我們祂最初的話語：「你是我從地極所領來的，從地角所召來的，且對你說：你是我的僕人；我揀選你，並不棄絕你。你不要害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；不要驚惶，因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堅固你，我必幫助你；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」（賽四一9-10）。

是的，在這世上基督徒和大家一樣也會有苦難，但我們的神是賜平安的父，是賜各樣安慰的神。回想過去，傳統信仰救不了我們、科學或博士學位也救不了我們，如果沒有神，沒有這些我過去認為像直銷一樣拉著別人不放的長執弟兄姐妹，不肯放棄我們，現在我們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。而我唯一做對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一直緊抓住神的手不放。「人生在世必遇患難，如同火星飛騰。至於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託付祂。祂行大事不可測度，行奇事不可勝數：降雨在地上，賜水於田裡；將卑微的安置在高處，將哀痛的舉到穩妥之地」（伯五7-11）。願一切的榮耀、頌讚，歸於我們天上的真神！阿們！

